

撩拨乡愁

廖元仲

我与刘忠焕先生结识，缘于文章。十多年前，我在《北海日报》副刊读了《黄姚古镇》一文，署名刘忠焕，感到行文构篇与其他文章不同，颇有明清小品的味道。作者刘忠焕，何许人也？出于好奇，便拨通了编辑叶汶波电话，得知忠焕是合浦人氏，在合浦县委党校工作。之后，在《北海日报》不断读到忠焕先生的散文，感觉不错，而且进步很快。但能与其谋面相识，是距读了《黄姚古镇》后的一年多，在一次饭局上认识的，忠焕先生落座在我旁边。初次见面，他给我很好的印象，话语不多，性情沉稳；四十几岁的人，身材不高，戴副近视镜，斯斯文文，一派书生模样。之后，便有了交往，除了谈文章，说文学外，极少旁及其他话题。又其后，忠焕笔耕不辍，勤勉努力，进步飞快，隔三差五便有散文刊发在《北海日报》副刊上，形成了创作的爆发期。此期间，我和忠焕的来往更多了，交谈的内容也如以前一样，谈文章谈文学。他说说自己的创作心得，我谈谈读他文章后的感受。这种纯粹的文友交往，屈指数来，有十多年了。

集腋成裘，忠焕的第一本散文集《枕水廉州》出版了。甲辰农历十月二十三日，我有幸参加了忠焕《枕水廉州》在合浦新华书店的发布会，我作了简短的发言。得忠焕先生垂爱，发布会之前就给我送了书，我花了近二十天时间，把《枕水廉州》详细地读了一遍。

《枕水廉州》不仅是一部关于廉州古城的风物志，更是一部关于人性、历史和文化的沉思录。作者通过对廉州古城的老巷老街、老桥老井，以及对廉州古人、名胜、风情民俗、汉墓出土文物的描写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积淀丰厚、风情民俗独特、地理环境优良的廉州过往，也让我们对廉州的现实与未来充满了期待。

书中的每一章节都如同一幅幅精美的画卷，让人读来发现惊喜，感受到作者对廉州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，并充满敬畏之情。忠焕作为一个居住在廉州只有三十多年的客家文化人，对廉州有这种深度情怀，令我这“老廉州”十分钦佩。该书的插图很好，绘摹与实景十分逼真，与文章十分契合。插图运用近于速写的手法，色彩上采用暗淡的反差，呈古色古香的韵味，与文章相得益彰，从视觉、心灵上撞击着我，撩拨起我的乡愁，勾起我对故乡廉州的回忆。

我生于西门江畔，长于西门江边，喝西门江水长大，对人杰地灵的廉州这块土地，怀有深厚的感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感情愈加浓烈。我常用的一个笔名叫“湛水”，起名的灵感来自我童年对西门江的认知。近几年来。我为本地或身在外地的文友出书所写的序言，就用了“西门江子”的笔名，以抒发我们故乡廉州的恋情。今读忠焕先生的《枕水廉州》，撩起了我的乡愁，撩起了我童年的回忆。在近二十天读《枕水廉州》的日子里，乡愁与童年的情景终日萦绕在心头，还时时出现在梦中。

西门江及两岸集市，还有红庙、文昌塔、惠爱桥、东坡亭、海角亭，我太熟悉了。我童年时的西门江，水很清澈，是我童年的



西门江上惠爱桥

李晓华 摄

乐园。天热时，我常在江中游泳，蛙游、狗刨式、仰游我都会。也很喜欢与小朋友结伴钓鱼，那时西门江鱼颇多，红眼鱼、斑目鱼、蓝刀鱼，是经常的收获。惠爱桥，廉州人称旧桥，给我留下终生的记忆：每当农历五、六月，西门江呈半江山水时，常有七八个青少年到旧桥下游跳水，他们多是十多岁的青年，其中夹杂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，光着上身，下半身只穿一件水裤头，有时甚至连水裤头也不穿，胖墩墩的，甚惹人注目。当他站在旧桥边缘上，一个腾起的身后翻跃入水中，桥上的观众便响起一阵赞叹声。这个赤裸的少年时而沉下凫水而行，时而浮出水面，抹一把脸上的水珠，顺流而下，穿过浮桥，穿过下新桥，顺流游到廉中操场才上岸。岸上观看的人，无不投以羡慕的目光。少年的心里是多么得意，这个少年就是我！家里是不允许跳水漂流的，若被知道，必挨一顿鞭打。可过了几天，待皮肉之痛苦过后，又偷偷去旧桥头跳水漂流了。我自幼失怙，在外婆家长大，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，但当看到大多数同龄孩子不敢做，敢做又做不到的事时，给本是自卑的心里平添了许多自信，不论在后来读书、务农、工作、习武、练文中，力争人做不到，我能做到，成了我人生的信念。

《枕水廉州》一书，浓墨重彩描写了阜市人烟，又勾起童年甜蜜的回忆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昏黄的街灯初上，就传来沿街叫卖的吆喝声。当“吡嗦，吡嗦”的剪刀声从远处街巷传来，知道是“牛巴蔡”卖牛巴来了，便厚着脸皮苦苦向外婆要二分钱，一阵风般向街上跑去，买了一截两手指长的牛巴，牛巴沾满了辣椒、芥头末，放在嘴里，舍不得大口咀嚼，而是慢慢用齿细咬，缓缓吞咽，满嘴是又香又甜又辣的感觉，那真是童年时的一大味！或隆冬腊月，天寒地凉的夜晚，一家人围坐火炉时，街上传来糖水六公的叫卖声：“田薯糯米糖粥，田薯糯米糖粥！”于是，门“吱”的一声开了，后又合上，不一会，门又“吱”的一声响了，后又关上。外婆买回一海碗热气腾腾的田薯糯米糖粥，她舍不得吃，分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多半饭碗。吃下肚，周身暖和，然后上床睡觉。那情景，那味道，那感受，特别是外婆看着我们吃的模样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至于书中所描写的孔庙（廉州人叫红

庙）和文昌塔（廉州人叫番塔），也留下我刻骨的记忆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启蒙入学时，外婆做了几个萝卜丝粿，用竹隔篮装上，备了茶酒和香纸，带我到红庙大门右侧的石龟前祭拜了孔子（那时孔庙内的塑像已毁），叮嘱我好好读书，好好做人。读到高小，我常与小伙伴们到番塔脚玩耍，沿着塔内已毁的楼梯旧痕的凸凹处，爬到第五层捉鹌哥。我曾养了一只塔内捉的鹌哥，能说两句简单的廉州话：“吃饭啰！”“去学堂”。很是可爱，街坊邻里的小朋友，常来观看，逗鹌哥说话。在去年一次小学同学的聚会上，有人还津津乐道这件六十多年前的事。

《枕水廉州》是一本以廉州风物为标的的散文集，文笔优美，行文秀气儒雅，文章内容扎实，结构严谨，可读性强。忠焕赠给了我一本，我把它放在案头。我一年年老去，回故乡廉州的次数锐减，能在睡前阅读五六页，会撩拨乡愁，把故乡廉州带入我的梦境。我孙女曦然酷爱阅读，曾要求我把该书给她，我手中只有一本，实在舍不得。在该书发布会后赠书时，忠焕又给了一本，写上我孙女的名字。回北海后即交到她手里，希望孙女对廉州的过往有个了解，希望她学习书中的写法，更希望她长大后，热爱廉州这方水土。

发布会结束，我和庞白、忠焕从书店二楼下来，庞白说对面就是水上茶楼旧址，现已变成广场，又说他的父母每次到廉州，总到水上茶楼买两个包子回家，他一个，弟弟一个。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我在乡镇

教书，每逢星期日都要回廉州，给老了的外婆担水劈柴、买些吃的，待返校时，也常到水上茶楼买回三个包子，一个孩子给一个。水上茶楼的包子是很出名的。庞白和我讲后，忠焕说：“他很想写水上茶楼，但资料全无，采访老一辈廉州人的收获也不多，只好作罢。”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到农村插队起，便是廉州的匆匆过客，即使是到那里买包子，也是买了就走。只知道水上茶楼环境颇优美，南面是人工湖，水中长有莲角和莲荷，湖中央还建有一凉亭，茶楼依水而建，是60年代至90年代初廉州人休闲的好去处。茶楼不大，一层建筑，是用柱子伸入水中托起的。至于用几根柱子，茶楼的形状如何？面积是多少？建于何时？就一概不清楚了。由此可见，《枕水廉州》一书用散文体裁，用文字描写廉州的过往及风物是多么有意义！要不，就像水上茶楼一样，消失在历史的烟雨中，后人就难以知晓了。



文昌塔

小浦 摄



踏 游 记

桃源游记

余 光

乐得其所，娱耳目之欢。天朗气清，有农家庭院之便，遂入，品清茶，侃山海，畅叙故怀，笑语不绝。忽闻林中鸟鸣，寻之，不得见，几疑为仙踪也。须臾，去往远处山水，仅有

乡 情

腊冬之美

甘智勇

堂生起一盆火炉，全家“围炉夜话”，好事的还会把几粒稻谷放到火炉里，不一会儿便炸开了，一屋的香味，偶尔几姐妹会为米花烧得太焦而吵闹起来。最奇妙的是冬夜未央之时，突然来了一场细雨，落在老瓦上，仿如一曲交响乐。如果雨停了，邻居几个好喝酒的，有时还会“邻窗呼雨止”“能饮一杯无？”有时众人去尽，我则会围炉而坐，看书、读诗，这也是冬夜一件极大的乐事。

在岭南，没有窑番薯的冬天是不完整的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窑鸡我们是不敢奢望的，番薯却是家家都有的，所以我们的窑料多是番薯。寒冬时，几为好友到野

腊月二十四，扫尘日。

根据传统习惯，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，清洗各种器皿，拆洗被褥窗帘，洒扫六间庭院，掸拂尘垢蛛网，疏浚明渠暗沟，里里外外洋溢喜迎新春的氛围。

我家也不例外。拆洗床单、被罩、蚊帐、窗帘；刷窗纱、刷门垫；擦玻璃、擦电器、擦沙发；扫天花板、扫台晃……每个角落都清理一遍。而这一天，又是阳光灿烂的好天时，老天爷都来助兴了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干着属于自己的事情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，虽忙得四脚朝天，心情却是愉快的。我不自觉地吹起了口哨，细致地干着活。

门外的楼梯间也得一并打扫，这个部位属于“各人自扫门前雪”，谁的楼层谁打扫。虽是公用通道，也得打扫干净，以过新年。

中途，我用纸箱装了一大堆不需要的杂物，搬下楼扔掉。从我家四楼搬到二楼时，邻居大妈也在楼梯间忙碌着。相互打了招呼，说了些“真勤快”“辛苦啦”之类的话，侧身而过。大妈笑呵呵的，笑声里还夹杂着劳作后短促的粗气。

“大家都在搞清洁，准备过年啦——”她把“啦”字拖得很长，已经有点忽而盛开的味道。

返回家里时，看到窗帘已经拆洗了的房间，有阳光斜照进来，满屋子被照得白亮亮的，那种感觉真好。

晚 晴

山口行（外二首）

林家旭

名为山口并无山，如此命名为哪般？地域几回变归属，气色当记不平凡。东出港粤千里阔，西进云桂一度关。岁月不老屈指数，且择眼前酒尽酣。

登大士阁

度望大士佑四方，座落山口御海防。一阁矗立雕拱斗，几世浮沉逾宏苍。清越钟声震旷远，登观瞻眺染懿芳。当日匠人闾无迹，惟留胜景仍发光。

游红树林

漠漠红树林，广覆南海滨。枝头垂榄实，叶上绕莺群。林底青蟹聚，泥中弹涂蹲。栈桥漫碎步，暂得远嚣尘。

水路，乘舟踏歌，缓缓而行，静水映带左右，落叶点水，涟漪泛泛，船浆过处，波光粼粼，游目骋怀，乐得此山复乐水，虽无丝竹管弦之伴，亦足以极视听之盛。忽闻唤叫，回首，遭泼水之攻，无奈余輮重过多，唯恐受城门池鱼之灾，弃战避水，旁观此间酣战，尽欢罢，湿身抱负，余亦未幸免也。然余兴未艾，复欢笑山水，真乃痴人也，醉情可胜如此？乘车换船，入洞出水，欣然不舍，而随众出。

古人云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苟若陶渊明之句“与世间隔”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，此间乐土何去何从，不得知也。桃李不言，尚不能与世隔，况此地乎？慨叹山水皆俗世之玩物，惜惜之如心爱，方存世如初。余随程志之，冀后来者倍加珍视之。

外窑番薯也是一件趣事。窑番薯最难的是垒窑，这可是手艺活，一不小心就会崩塌。一般我们会按照番薯的体积来垒泥巴，从下到上，从大到小，在正要留个烧柴火的口，在正要留个出烟的通风口。垒好后，就可以生火了，枯树枝随处都是。待烧到泥巴通红，就从窑顶的风口放下番薯，然后欢呼雀跃地推倒窑壁，用柴棍使劲敲碎泥巴，使番薯与空气隔绝，埋进滚烫的泥巴里。半个钟头后，再用木头小心地扒开泥块，薯香带着泥土的气息扑鼻而来。

冬天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。腊冬虽是冬之暮龄，其实它也在孕育着春天，“一夜腊寒随漏尽，十分春色破朝来。”真是应了《周易》里的那句：“否极泰来”。童年时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腊月里杀年猪，除了能吃上猪的一些边角料，如猪红、猪肝、粉肠等，家里还会留出几十斤猪肉做腊肉腊肠。那时的腊味，是我舌尖上最深刻的记忆。那时没有太阳能或红外线的技术，而是用荔枝木、龙眼木、鸡翅木等硬木烧成的“荆炭”，烘干腌制好的猪肉、腊肠，然后一溜儿挂在晾杆上，让阳光照着，让风儿吹着。

腊味飘香之时，“通霄灯火人如织，一派歌声喜欲狂”的春节便粉墨登场了！

风俗风物

扫尘日

玫 红



四时荣谢色常同

郭 襄 摄